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

生生化本無涯，但是含情總一家。不信精靈能變幻，旋風吹落活燈花。

話說大唐開元年間，鎮澤地方，有個劉直卿官人，曾做諫議大夫，因上文字劾宰相李林甫不中，棄職家居。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，到此未免搶白幾句。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，如何肯伏氣。為此言語往來上，夫人心中不樂，害成一病，請醫調治，三好兩歉，不能痊可。

忽一日夜間，夫人坐在床上，吃了幾口粥湯，喚養娘收過粥碗。只見銀燈昏暗，養娘道：「夫人，且喜好個大燈花！」夫人道：「我有甚喜事？且與我剔去則個，落得眼前明亮，心上也覺爽快。」養娘向前，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，剔下紅燄，俄的燈光明瞭，落在桌上。就燈背後起陣冷風，吹得那燈花左旋右轉，如一粒火珠相似。養娘笑道：「夫人好耍子，燈花兒活了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燈花三四旋，旋得像碗兒般大一個也，毬滾下地來，咕的一響，如爆竹之聲，那燈花爆開，散作火星滿地，登時不見了。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，向著夫人叫萬福：「老媳婦聞知夫人貴恙，有服仙藥在這裏與夫人喫。」那夫人初時也驚怕，聞他說出這樣話來，認做神仙變現，反生歡喜。正是藥醫不死病，佛度有緣人。當時吃了他藥，雖然病得痊可，後來這婆子竟纏住了夫人，要做個親戚往來。抬著一乘四人轎，前呼後擁，時常來家咕噪。遣又遣他不去，慢又慢他不得。若有人一句話兒拗著他，他把手一招，其人便撲然倒地，不知什麼法兒，血漉漉一副心肝，早被他擎在手中，直待眾人苦苦哀求，他才把心肝望空一擲，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，那死人便得甦醒。

因此一件怕人，劉諫議合家煩惱，私下遣人蹤跡他住處。卻見他鑽入鶯脰湖水底下去了。你想鶯脰湖是什麼樣水？那水底下怎立得家？必然是個妖怪！屢請法官書符念咒，都禁他不得，反吃了虧。直待南林菴老僧請出一位揭諦尊神，布了天羅地網，遣神將擒來，現其本形，乃三尺長一個多年作怪的獼猴。那揭諦名為龍樹王菩薩，劉諫議平時供養這尊神道，極其志誠，所以今日特來救護，斬妖絕患。詩曰：

人生切莫畜獼猴，野性奔馳不可收；

莫說燈花成怪異，尋常可耐是淫偷。

那獼猴似人之形，性最靈巧，就是尋常爬窗上樹、開盤倒甕、扯袖牽衣、搔蟲子、弄雞巴，氣質十分不雅。況且多年，豈不作怪？又有長大一種，其名為猿，尤為矯捷。那猿內又有一種通臂的，兩臂相通，隨他伸那邊一隻臂，這邊一隻就縮進去，做一條臂膊舒將出來。所以善能緣崖登木，人若把箭去射他時，右來右接，左來左接，近來近接，遠來遠接，全然不怕。還有年深得道的，善曉陰陽，能施符咒，神通廣大，不可盡述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生居申位，裔出巴山，生居申位，申陽官子孫聚居，裔出巴山，巴西侯宗族蕃衍。柔腸易斷嘯月明，誰不含悲？長臂能通登樹杪，何愁善射？數學傳風後，誰知是前代曆師，刀法授雲長，錯認做人間劍俠，神通卻是降龍祖，變化平欺弼馬溫。

話說春秋周敬王時，吳越交爭，吳王夫差，圍困越王勾踐於會稽山之上，虧得下大夫文種，卑詞厚禮去請行成，吳王依允，將越王夫婦擄去冠服，囚於石室之中，替吳國養馬三年，方始放回。越王一心要報此讎，想吳國有魚腸之劍三千，難以抵敵，有上大夫范蠡獻計，挑選六千君子軍，朝夕訓練；訪得南山有個處女，精通劍術，奉越王之命，聘請他為國師。那處女收拾下山，行到半途，逢著一個白髮老人，自稱袁公，對處女說道：「聞小娘子精通劍術，老漢粗知一二，願請試之。」處女道：「妾不敢隱，但憑老翁所試。」袁公觀著樹梢頭，透出一竿枯竹，躡身一跳，早已拔起，撇向空中墜下。那根竹迎著風勢，咕喇一聲折作兩段。處女接取竹梢，袁公接取竹根，袁公就勢去刺那處女，那處女不慌不忙，將竹梢接住，轉身刺著袁公。袁公飛上樹梢頭，化為白猿而去。原來處女不是凡人，正是九天玄女化身，因吳王無道，玉帝遣玄女臨凡，助越亡吳。那袁公是楚國中多年修道的一個通臂白猿，因楚共王校獵荊山，他連接了共王一十八枝御箭，共王大怒，宣楚國第一善射有名百步穿楊之手，喚做養由基，前來射他。白猿知養由基是個神箭，躲閃不及，一溜煙走了。共王教大小三軍圍住山頭，搜尋無跡，把一山樹木放火都燒了，至今傳說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為此也。那白猿從此躲入雲夢山白雲洞中，潛心修道，今日明知玄女下降，故意變作袁公，試他的劍術。後來處女見了越王，教練成了六千君子軍，也不回復范蠡，也不拜辭越王，逕自飄然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玄女神機豈妄投，六千君子只凡流；

要知天上些須妙，已是人間第一籌。

話說處女下了南山，來於越國，那時有越王差來迎接人眾，香車寶馬，自不必說。今日不辭而去，卻未免獨自一身，半雲半霧，行至舊路，只聽得茂林之中一聲叫道玄女娘娘，一聲叫師父。處女按住雲頭，將慧眼一看時，原來正是袁公雙膝跪下了，雙手捧著一個石盤，盤中列著四般長命果，口中只叫道：「師父，可憐弟子一片誠心，收留教誨則個。」且說那四般長命果品，是榛子、松子、榧子、核桃。假如東南橘、柚、楊梅，西北林檎、梨、棗，此等並為佳品，要之只算時新，不堪長久。只有那四般藏住殼內，風吹不乾，雨打不濕，久而如新，所以謂之長命果，永為山家之積糧也。後來丹青家有白猿獻果圖，即此故事。當下袁公放下石盤，連連磕頭，又喚道：「師父是必收留弟子在這裏。」那處女被他識破是九天玄女娘娘化身，道：「不期這老兒到也利害，又見他十分志誠，便將他所獻四般果品，每一件取他一個，這是領他的情處，其餘都向越王差來人役佈施功德。當下袁公就茂林中，端端正正，雙膝跪拜，玄女受了，向袖中取出圓眼般大兩個彈丸兒，付與袁公。袁公將雙手接著，安放掌中，看這彈丸兒好一似生鐵鑄成，不甚光彩，袁公口雖不語，心中疑惑，想道：若是粉做的兩個團子，到好充飢，便是銀打的，也不上二兩多重，不濟甚事；若只是兩個鉛彈兒，我老袁又不學打彈，要他做甚？這裏心下躊躇，那邊玄女早已知道，便向那彈丸上吹一口氣，叫聲『疾』，只見放起光來，須臾之間，左一跳，右一躍，如兩條金蛇纏繞盤旋，只在頭上頸下一往一來，迸出寒光萬道，凜冽難當；耳中如聞千刀萬刃擊刺交加之聲，嚇得袁公緊閉雙眼，口中只叫：「好師父！弟子已知師父神威，饒恕俺則個。」原來這兩個彈丸，就是仙家煉成雌雄二劍，能伸能縮，變化無窮，若攝了光時，只如兩個鉛彈相似，倘跳躍起來，能於百萬軍中，橫行直撞，來如箭，去如風，所以仙家飛出鉛彈，百出百中。今日玄女只是小小弄個神通恐嚇袁公，雖然利害，只削去了些頭毛眼毛，其他並無損傷。若心不至誠時，一萬顆頭也取下來了。玄女當時把袖一拂，攝了劍光，依然兩個鉛彈子兒，收入袖中去了。袁公才敢開眼，嚇出了一身冷汗，半響開不得口；從此死心塌地跟隨玄女直至南山，終日摘花獻果供奉。玄女憐他小心謹慎，把劍法盡傳與他，袁公依樣煉成雌雄二劍，收藏袖中，亦能變化，歡喜不盡。

此時越王已將君子軍六千，直入吳國，伐了夫差，獨霸江東，思想起玄女前功，再遣人於南山尋訪，更無蹤跡，即令建仙女祠於南山之上，歲時祭祀不絕。你道為何尋訪不著？這裏越國成功，那邊玄女便上天回復玉帝去了；況且神仙妙用，要現便現，要隱便隱，亦非凡人之可測也。

且說玄女帶袁公上天，朝見了玉帝。玉帝見袁公好道，封為白雲洞君，教他掌管著九天秘書。何謂秘書？凡是人間所有之書，不論三教九流，天上無不備具，但這天上所有之書，人間耳未聞目未見的，也不計其數，所以就總喚做秘書，就金匱玉篋收藏。每年五月端午日，修文舍人來查點一次，此乃修文院之屬官也。袁公雖然掌管，奉有天條禁約，等閒也不敢私自開發。忽一日間，正值西天金母蟠桃勝會，玉帝引著一班仙官將吏，都往崑崙山瑤池赴宴。怎見得？有這古風一篇為證：

崑崙乃在赤水陽，古稱地首天中央。星晨隔輝掛天柱，日月引避行其旁。瑤房積石開玄圃，寶樹琪花顏色古。中有蟠桃萬丈高，含蕊千年才一吐。千年結實千年熟，渥丹門大如紅玉。此時王母開壽筵，十萬仙真共歡祝。壽筵高啟碧琳堂，鳳鶻鸞舞紛迴

翔。玉童前驅執羽蓋，靈妃後列吹笙簧。瓊漿飲罷顏婀娜，玉盤托出神仙果。食之壽與天地齊，安得偷嘗一二顆。

袁公雖雲修道，未登正果，且是天宮有執事的人員，因此不得隨行。他本是個最好吃果子的，聞說蟠桃如斗之大，三千年方始開花結果一次，吃此桃者壽與天齊，如何不口內流涎。心中納悶，便於袖中取出兩個彈丸，吹口氣，喝聲「疾！」化成雌雄二劍，左一跳，右一躍，戲舞了一回，將袖兒一拂，攝了劍光，依舊收藏袖內。正在無聊之際，猛然想起，自家掌管著許多秘書，未曾展翫，今日且偷看一會便怎地？一頭說，一頭便把雙眼溜去，只見那金匱玉篋，都編得有三教九流各類字樣。袁公覷著許多儒字號，口中喃喃的道：「那秀才買賣，莫去纏他。」指著佛字號，又道：「那黃臉老兒，也不好相處。」看到道字號，道：「這是我老袁的本業。」中間一個小小玉篋兒，面上橫著無數封記，原來這篋兒每年修文舍人來檢視時，加上御封一道，只見封不見開，袁公暗忖道：這重重封記，必有妙處。扯開御封，把雙手去揭那篋蓋時，卻似一塊生成全然不動。袁公連叫作怪，若是鐵打的篋兒，只恐年遠鏽結了，這是美玉琢成的，直恁牢緊，不知那個玉工做下的，若與老袁商量，再細細光去一層，便好開閉了。說罷，抖擻平生的精神，又去狠揭一下，那玉篋兒恰似重加釘釘，再用金鎔，休想動得一毫。看官聽說，若是尋常獼猴兩番揭不起，未免焦燥，拿起手去搥，腳去踏，頭去撞，都是有的；那袁公畢竟多年修道，火性已退的，如何肯造次。當下慌得他雙手捧著玉篋，屈下兩隻老腿，叫道：「吾師九天玄女娘娘，保佑弟子道法有緣，揭開篋蓋，永作護法，不敢為非。」連磕了三四個頭，爬起來，把玉篋再揭，那篋蓋隨手而起，內有火燄般繡袱包裹。打開看時，三寸長，三寸厚，一本小小冊兒，面上題著三個字，叫做如意冊；裏面細開著道家一百零八樣變化之法，三十六大變，應著天罡之數，七十二小變，應著地煞之數，端的有移天換鬥之奇方，役鬼驅神的妙用。袁公心下大喜，道：「只此一書，夠我老袁受用矣！一世從師受道，今日到手時，還是我自家簡得，正是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幾多時。」

袁公手中捻著本如意冊兒，長嘯一聲，飛下雲端，竟往雲夢山白雲洞中鑽去，那裏猿子、猿孫和著一派大小獼猴之類，跳舞歡欣，都上前拜見。袁公道：「我今得這本冊兒，做個傳法教主，得道之日，你們一個個都好了。你們可把洞中兩邊峭壁，與我削平，我有用處。」眾猿聽了，一齊與他，那個不踴躍向前，鑿的鑿，磨的磨，霎時將兩邊峭壁，弄成一片鏡面相似。袁公取出筆墨來，放在桌兒上，磨得滋潤，蘸得筆飽，向西邊壁上寫著三十六天罡大變法，又向東邊壁上寫著七十二地煞小變法，卻教眾畜動起錘鑿，刻成三分深字樣。袁公笑道：「人說天上無私緣，如何也有個私書。你做三十天老大皇帝，直恁私刻，我老袁且與人為善，你們眾弟子孩兒，要學法的儘著去學。」眾畜道：「苦也！俺們怎理會得？全仗老公公教導。」袁公道：「丫頭做媒，自身難保。我老袁但能記誦，尚未得手哩。且慢，消停半月十日，等待玉皇老頭兒不言不語時節，我老袁給個寬假，到於本洞中，逐節與你們演習」說猶未了，只聽得轟轟的一片聲響，眾畜道：「雷鳴了，想是天變也！」袁公道：「這不是雷鳴，乃是天門上報鼓響。凡天宮有刑獄問斷之事，便鳴著報鼓，儒書上所謂鳴鼓而攻也。你們緊守洞中，我老袁且上去點個卯，探聽個消息。」說罷，躡身一跳，早出洞口，再再望天門而去。只此一去，有分教：袁公犯一次不赦的天條，設一重不輕的法願。正是：

會施天上無窮計，難免今朝目下災。